

从1930年到1937年,山东大学在杨振声与赵太侗殚精竭虑的经营下,先后聘请了闻一多、朱光潜、老舍、梁实秋、王统照、陆侃如、沈从文等国内顶尖人物到校执教。虽然这个黄金时期,因抗战爆发只维持了几年时间,但它却成为山大历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。著名作家老舍等人正是此间来到了临海含山的青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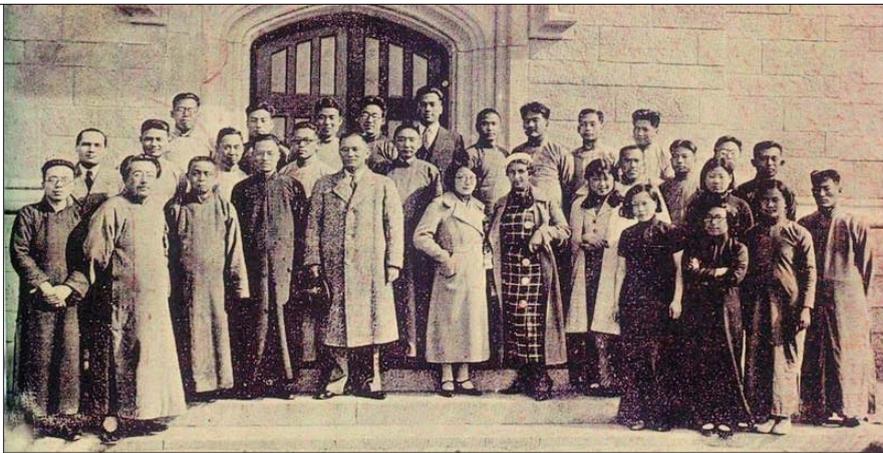
1934年10月9日黄昏,位于万年山路的国立山东大学礼堂内,灯火辉煌、热闹非凡,文学院中文系迎来了新老师。大会主席严曙明在欢迎词里郑重宣布,“本学年,在师长方面,新聘有现代文坛知名的舒舍予先生,将来一定能予本系同学很多的指导与教诲”,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。而此时,老舍先生早已凭借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艺术风格享誉文坛。

山东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随着老舍的到来,也带来了欢声笑语,同学们上他的课直呼过瘾。当年曾聆听过老舍授课的张希周回忆,“老舍先生在中文系教授《小说作法》、《外国文学史》,实际上这是比较枯燥乏味的课程,可一旦到了他那里就变得生动形象起来。中间遇到有昏昏欲睡的学生,先生会停下来,然后结合课文中的某个人物与事件说几句幽默的话,顿时引来哄堂大笑,迷糊的学生也精神起来,然后先生再继续讲下去。”

在青岛的日子里,除去教授课程、潜心创作外,老舍先生还热情地扶持培育各系的文学青年,帮助同学们审阅改定稿件,提高刊物的阅读质量。当时山大出版有多种刊物,如《山东大学校刊》、《文史丛刊》、《励学》、《刁斗》等,另外还曾经出版过一期《山大二五周年刊》。这些报刊文艺专栏,都直接或间接得到了老舍先生的关怀与支持。

《山大二五周年刊》,出版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(1936年6月),山大二五周年编辑委员会编辑,国立山东大学二五周年纪念会发行,青岛蓝山路醒民印刷局承印。该刊16开,道林纸印刷,软精装,枣红色皮面护封。《山大二五周年刊》分“序”、“校史概要”、“六年财政概况”、“题词”、“校景”、“设备”、“教职员”、“团体及毕业同学”、“生活”、“文艺”、“编后”、“广告”等部分。

年刊“序”由山大校长



中文系合影



老舍与《山大年刊》

滕长富



赵太侗撰写。在序言中,赵先是言及自到任后,励精图治建设科学馆、工学馆、体育馆等设施。后对“庶几诸生异日献身国家”之莘莘学子给予厚望。“校史概要”以纪年形式,简述自民国十五

年,由山东省立农矿法商工医六所专门学校合并为省立山东大学起,至民国二十五年间山大重要历史事件。或许是因山东大学人脉与影响力的作用,当时在这册年刊出版时,诸多位高权重、身份显赫的人物为其题词祝贺。比如,国民政府主席林森、行政院长于右任、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、青岛市长沈鸿烈等等。

“校景”载有24幅图片,分别为图书馆、大礼堂、校办工厂、学生宿舍等,从局部介绍负山面海的山东大学院景风貌。而“教职员”与“团体及毕业同学”里面则有很多现在大家熟悉的名字与身影。如,校长赵太侗,教务长杜光坝,秘书长皮达吾,各系教授张煦、闻宥、赵少侯、王淦昌、舒舍予、童第周、罗玉君、王普、郭贻诚,以及毕业班学生曲漱蕙、陆新球、田新亚等。

作为文学院中文系的老师,老舍不仅指导学生编刊选稿,担任《山大二五周年刊》的顾问,同时还为年刊的“文艺”专栏撰写了开篇之作《青岛与山大》,这篇可与《济南的冬天》比肩的文章,是老舍先生在山东期间创作的著名散文作品之一。1936年5月的青岛,已处在战火硝烟前的万难险境。在作家眼里除了蔚蓝秀丽海滨风光,更多是在海面上停着的各国的军舰。面对被列强肆虐的家园,面对行将毕业的莘莘学子,老舍痛心疾首地在文章中写道:“……此地的经济权在何人之手,我们知道的清清楚楚……这些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们,警告着我们!……我们眼前的青山碧海时时对我们说:国破山河在!”

另外,在“文艺”栏中还载有徐碧宇写的《山大生活素描》,佟元俊的《生活留影》,彭其昌的《临别前的情绪》,徐中玉的《绿色的回忆》以及陆新球写的《别语》等,文章均以不同形式赞美

岛城,倾诉别绪。

1937年7月,抗日战争爆发,青岛首当战火要冲。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部署,山东大学奉命西迁四川万县避祸,老舍此间带着家眷辞别山大、辞别青岛,由此与山东大学的渊源也画上了句号。虽然山大在复校后,再次诚邀老舍回校执教,终因各种因素未能成行。

《山大二五周年刊》是一册自建校以来,首次集中展示山大秀丽风光与师生风采的合辑。它在编撰过程更得到了校方与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。这份年刊从1934年度开始筹划,计划每年出版一册,但由于各种原因,《山大二五周年刊》直到1936年度才出版。在编辑过程中,年刊把1934届部分内容也补充进里面,并在编后记中加以说明:“本刊出版仓促,致各种照片未能蒐集完全,且因二届毕业班照片空缺,致一届毕业班照片亦不能插入……本刊一部分材料,系取自因故未能出版之二十三年年刊原稿,特向该刊编者先生们致歉谢忱。”

这册《山大二五周年刊》为签赠本,但不是送给个人的。在扉页右上角端正正正写有“河南省立图书馆”小楷字,左下钤有“国立山东大学二五周年纪念”蓝色长条印戳。想来,《山大二五周年刊》当年在付梓出版后,除了分发给毕业学生,还曾向国内一些馆藏单位赠送过。据资料记载,山东大学年刊仅出版过“二五届”这一期,后未再续出。不知是年代久远,还是印刷数量的缘故,这份1936年出版的《山大二五周年刊》却鲜为人知。《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(1833—1949)》载,目前该刊仅山东图书馆、湖南中山图书馆、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资料室三家单位有存,而在山东大学校史资料上,也很难见到这册年刊的身影,此刊珍稀之处由此可见一斑。

(上接A7版)

盼了四个月,首博展览结束后,整理行囊,妇好专题展终于开始了来齐鲁大地的旅程。文物的打包和运输都由专业的精品物流公司负责,目前,国内这种物流公司主要有两家。“每件文物的包装都是量身定做,独一无二的,前期物流公司要做非常细致的准备,因此物流运输费用也相当昂贵。”王冬梅说。

每件文物价值不菲,一旦运输或是布展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,后果都是不可估量的,所以临行前还得给文物购买保险。由于此次妇好专题展涉及几百件文物,所以采取了整体估价的办法。王冬梅透露,保险公司为这批文物整体估价达上亿元,虽然听起来已是天文数字,但还远远低于文物的实际价值。

透明托架需定制

7月15日,四个工作人员同时扛起,并由两人在旁边辅助,前后用了将近半小时,体量巨大的司母辛铜方鼎终于稳稳地坐在了山东博物馆的展柜之中。

其实真正的布展工作,早在展览确定下来的三月份就已经开始了。“社科院考古所提供给我们一份完整的文物清单,接下来,省博典藏部和陈列部的工作人员就照着清单开始布置。”王冬梅表示,每件文物摆在哪里、如何摆放,都经过了反复推敲。

细心的参观者会发现,《传奇妇好》展中的不少文物都由特殊的透明托架来固定,造型简约而不失稳重。其实,这些亚克力托架大多是由



省博陈列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设计,并委托专业广告公司制作的,每一件都量体裁衣,非常用心。

妇好墓中出土的各类玉器无疑是展览的重头戏,为了充分展示这些玉器的魅力,省博采取了“斜坡式”的布展方式。以往的展品都是平面躺在展台上,不仅距离参观者比较远,而且角度不方便欣赏。而这一次,许多袖珍的玉器都倚在有一定倾斜角度的展台上,文物更有立体感。据了解,这种以人为本的布展方式系山东博物馆的一大特色,早在之前的几次展览中就已经运用过,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但是这样的布展方式却难坏了陈列部的工作人员,布展时要用卡子锁住文物底部,并要挨个用钉子固定住,相当费时费力。

布展结束后,陈列部工作人员还要为每件文物调整灯光,通过旋转角度和调节光圈,使每件文物都达到最佳观赏效果。每个展柜中都悬挂着数十盏冷光源展陈灯,整个展厅中需要调的灯达数千盏。展览开始后,工作人员还会经常在展厅内巡视,随时进行微调。

青铜器要“休眠”

除了防盗以外,每个展柜最主要的作用是给文物提供一个舒适的空调屋。由于年岁久远,每件文物都很娇气,这次《传奇妇好》展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主,相对“泼辣”些,做到夏季温度不高于26℃,相对湿度大于50%就可以。

不过,展出的几件甲骨就挑剔多了。因此,在甲骨的展柜中有个火柴盒模样的电子表,上面实时显示展柜内的温度和湿度,并有规律地闪烁着蓝光,一旦超标就会及时报警。

其实,文物是有生命的。每次展出,多少都会有些损伤,如果不是赶上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的特殊日子,它们很可能还会继续躺在文物库房里。尤其是这次展出的青铜器,铸造于三千年前,氧化和锈蚀程度已经比较严重,很难再经受得起长途跋涉。按照惯例,出于保护文物的需要,今年展出之后,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在“体检”之后,要继续回到休眠状态,颐养天年,至少数年内都不会再面世。

《传奇妇好》展虽然是依托首都博物馆的展览而来,但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重新进行了编排,而且文物数量达到474件,超过了之前首博的展览。根据计划,这批文物将在山东博物馆展出三个月,随后,一部分对环境敏感度不高的玉器,将单独到广东省博物馆进行展览。从某种意义上看,山东博物馆推出的这一次《传奇妇好》展规模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。

【老照片】

那一年我十八

张泽森

1981年,我第二次参加高考,又一次以3分之差与高考无缘,那一年我18岁(当时的学制是522)。1980年的高考,我也是因为少考了3分而落榜,也许这就是命。当时的家庭条件和自己的个人意志已经不允许我再复读。

我万念俱灰,平日除了劳动,就把自己关在屋里,几乎不说一句话。父母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,心中暗暗着急,找了个机会,让我给青岛的姨妈去送东西。我心里很清楚,爸妈这是让我出去散散心呢。

在青岛,我第一次看到大海,一下子就被它的博大宽广征服了。我的五脏六腑仿佛被蔚蓝的海水清洗得干干净净,多日笼罩在心头的“雾霾”也无影无踪。我好像一下子懂得了很多,找到了人生的目标,也理解了父母和亲朋好友对我的劝说和鼓励。为了纪念这一天,我花了2元钱,在青岛栈桥上拍下了我人生的第一张生活照,那也是我高考落榜后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。

那一年我18岁。现在,我已经50多岁了,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,还是会浮想联翩。

